

祭文

祭文之一頁外署文

唐韓

愈修武人

繼年月日彰表軍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

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醑之奠祭於亡友張



員外

之靈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併時君德渾剛

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慙而狂年未三紀乘氣

加人無挾自恃彼婉變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口如刀

共落陽山以尹鼉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克雪虐

風餐顛於馬下我泗君眺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

觶頂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脛中作霹靂追程

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

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

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

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

驚逐以我驟去公貞元十九年與張俱令南方明年冬會宿臨武界上虎入公廐取驟去驟驢子也

虎寅屬也公載張語云云已而順宗君云是物不駿於乘

卽位皆改江陵府掾韓法曹張功曹

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

而憑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竒變

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選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嘑不存

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

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鈎登大鮎怒頰豕狗鬻盤炙酒羣奴

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

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顯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

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

生闕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

是幹明條謹獄氓僚戶歌用遷澧浦為人受瘥還家東都

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慣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

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

哭不憑棺奠不親斂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

如馮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

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尙饗

文

告文昌神文

明選貢

王元壽錢塘人

伏以楚材獨盛固知允藉於地靈文運宏開須信尤資於
天毓敢徼神庇用佐邦禎恭惟 尊神薇垣上輔帝座崇
階心秉寬仁一十七世之楷模不斲教垂顯應五百餘言
之謨訓如新爰司天上之圖書潛扶吾道式掌人間之祿
位默宰斯文惟是桂陽實爲楚服金書玉牒神垂大禹之
竒蹤澧芷沅蘭天授賈生之遺跡以故文明化衍濟濟詩
書因之科甲代興斌斌冠冕某深愧菲才濫承劇地試考
一時之文獻肯忘向日之神庥第國家需才正殷方廣額
以宏採擇而邑宰得人爲急敢溺職而怠作興遂於學宮

建爲文社月惟兩會擬初八廿三日以爲期志集多才合
一百十七人而共事水擊三千里聊借蹄涔風搏九萬程
暫從跬步因當殫思於已還宜乞靈於神敬佈腹心仰祈
啟翼俾詞源浩淼常與舜水以俱流史筆勢崢嶸時共華
山而並峙繡口錦心橫溢詞賦重瞻屈大夫杏林桂苑爭
先科名不愧馮當世天開奎壁豈惟珠榜之名姓比肩會
接風雲更看玉陛之公卿接踵則闔邑固多厚幸而下官
亦有榮施矣不盡塵悰統惟崇鑒

詛風伯文

劉堯誨 里人

夫何南風之不競兮豈炎德之未崇羌朱夏之強半兮尙
離明之不融涼颼颯其北發兮濕雨結而濛濛忽聞爽而
暫解兮卽蘊隆而蟲蟲鬱氣騰而不蘇兮毒霧凝而若烘
湖鼎沸而浮浮兮山翠沉而昏濃雨汗沛其霑膩兮喘息
促而抗胸舟上下而無憑兮帆空掛而靡適從長年號而
不前兮柔櫓宿而力慵苦夸父之吻渴兮嗟列子之御窮
繫飛廉之爲崇兮抑河伯之告凶余聞洞庭之靈爽兮滙
九水而攸同裂東南而作險兮紀澤國而朝宗宜其永天
行而時若兮遵六氣以和衷顧乃制於不仁之風伯兮將
積威於靈籙有洪澤而不洗煩寃兮望焦原其益紅彼解

愠之虞熏兮與王國之雄風雖帝霸之日降兮豈餘韻之
遂終惡草勁而不偃兮晚蘭芳歇而不通余將叫閭闔而
訥帝兮先陳詞於祝融釐五官以布令兮齊七政以舉中
素河岳以成時兮來清穆於穹窿

祭白野朱先生文

明尚書 曾朝節 里人

壬午四月日我師陝西左方伯野翁先生卒於家越明年
癸未二月四日門人翰林編修某始克爲文致香帛敬告
先生曰祝融石鼓蒸湘洞庭奠茲奧區鳩宅祥靈匪伊偉
人挺節勁操疇發幽秘樹聲流耀於惟我師含真稟和太
節此生疇乎弗磨爰自家食素業晏如取嚴一介名恐寸
汗孝弟之敦自其天性於貧若飴於義若蕪褻徒授書二
十餘年跡躋名起鬱爲時賢強仕旣逾始收科甲旋以大
行擢置臺察巡漕淮上凜凜風清廣右論列震撼元臣道
直物忤泉州作伯政成豈弟西山並烈忤者未厝疏爲運
司世不勝巧而公任之處穢而潔彌抑而奮歷浙藩臬咸

歸清論薑桂之概在所兩難既騁其轡亦頓其銜已從河
洛左轄關內前滌弊蠹節縮經費以端表帥以肅末寮三
秦慕德遍於羣謠勛猷之積公望攸屬忽焉歸老修途躑
躅不用而歸世方悼嗟詎歸幾何訃聞天涯悲哉痛乎上
壽多有壽我典刑以淑士友遠奪我師孰範孰模浩浩正
氣乘虛入無嗟乎悲哉不朽者名水深山高鄙寬薄敦節
於我師載德高厚服膺訓誨庶克有就往歸里中適師甫
還飲子餞予音容賡端豈謂離筵卽成長別寫悰告哀有
淚如血尙饗

之勝緣耳至於發幽闡奧須俟鴻章麗篇陳子所謂旋轉
風輪必賴交人才乎是也予筆腐墨鈍不足傳其勝矣

焉以求元會運世聲音律呂之事此與以藝執無異或者
又曰先生數學也夫孔子繫易亦曰易逆數也帝以六律
五聲八音察治忽蓋象數聲音通乎天運人事數一也故
天道之盈虛消息時之興衰人事之成毀動之吉凶物物
具有其理是不必龍馬洛龜也凡可見斯可象可象斯可
名可名斯可衍可衍斯可占凡可聞斯可聲可聲斯可文
可文斯可音可音斯可律因律求數觀變玩占天下之道
管於是矣易道易簡而潔淨精微莫辨乎數不習其數但
曰易簡易簡則詳說之謂何而可謂聖學不數耶先生亦
有言能知此事則事無不知蓋言天根也其妙在一動一
靜之間時有自負才氣而從先生學數期相與林下十年

正統梅陽州志 卷三十九
得之而不之許數固不易言自全書成而其子伯温則有
解門人王天悅張子望則受而卒業焉以後張行成祝泌
牛無邪廖應淮朱隱老各家亦皆有所發明而獨許祝氏
鈐爲其眼欲會其傳則見天根焉故至之終之祇以此事
耳存久則著無所取證亦奚必期於將來之年

重刻皇極經世全書序

明尚書 劉堯誨 里人

按宋藝文志邵雍皇極經世十二卷又序篇系迷二卷觀
物外篇六卷觀物內篇解二卷往在太和山中檢藏獲見
經世全書歎曰儒學之大者何故不在膠庠顧類入法藏
而附於道家者流比出山有談太乙數學者謂以皇極經
世爲准因求全書不得過衡郡里偶購得善本與藏文無
異喜之若神授然籍中載皇極經世十卷又外篇九卷則
臨邛張行成之衍義也彙漁樵對問懷古賦無名公傳擊
壤集序勸學誠子太玄論文中子贊爲一卷總二十卷題
曰皇極經世全書每出入則笈之與俱來粵見粵有刻皇
極經世書傳八卷若內外篇傳義姑不論獨元會運世經

法及聲音律呂唱和開閉既不載全書本文而意見附六十四卦亂之鈐式中將書傳無別也故出原本命工翻刻之併刻觀物內外九卷使天下見全書原本以罕予山中之志竊惟先生之學在內外篇者可論而知之也有能通於內外之旨而按圖於皇極經世要也或者以先天圖說皇極經世書謂得之異人而遯其傳於陳希夷子用以考占世代定天下之吉凶是不可知然先生圖說曰吾終日言而不離乎是是知先生之學易學也其道易簡雖謂得之於羲文周孔亦無不可獨希夷也與且千聖來無有言而離是者昔者孔子自謂無知及子張考十世則曰雖百世可知也無知也而知百世是故不得易簡之理而觀物

府丞沈公豁免南糧遺愛碑文

明方伯 陳尙伊 里人

國家初設南北二運以餉軍旅厥典甚重且校酌地宜餉裕民安楚以南獨桂柳九州邑重巖峻嶺舟楫不通從無糧運良有以也吾桂更僻處一隅山高壤瘠較前州邑迥異萬曆十八年偶以漢川額運南糧一千三百餘石改代桂陽諭下老穉驚愕失措余棲遲山中歲無寧日馳緘力控當途絡繹不絕諸當事深惜其艱而猶然未妥其議本府左遷同政沈公祖洞知山人隱憂時值巡視桂陽目擊山地蹊徑危險離城數十里始一小江江中劔石巉崑計難十八行人病於覆舟兼瘠磽空乏衡屬居最復又責以

代運民將奚堪已心憐之是年春公寓會城奉按院李撫院郭委校賦役全書得一鱗查知彼漢川所代運者以地多丈入潞府而折運煩劇莫補知此桂陽代運之故只緣德安倉折色七百餘金輒拊書歎曰夫桂陽德安原解折色何有於糧運漢川糧運夙載版籍惡可改之桂陽賞不籌處桂人終瘁矣遂爲校酌時宜俾此不至於代運彼不至於重科將德安倉折補漢邑而邑之南糧仍歸輸運庶漢有割補之利桂無飛易之殃良規永定迺自之本府二千石陸公漢陽二千石胡公和衷商確隨議漢川南糧正耗竹席等銀仍歸該縣將該縣原派官軍行月江西辰州司庫軍餉等項折銀約七百二十四兩二錢零准照數

解司以憑給發註定全書永爲程度呈詳前院布政司左方伯王公右方伯鄒公暨湖南分守道廖公分巡道章公皆可其議公馳報野人尙伊以釋梓里之憂公可謂殫精竭神爰拯桂人者矣我桂人靡不改顏舒眉舉手加額曰吾今而後得拔淵潭而上躋康衢矣乎一時父老儕友總總踵門謂伊曰南糧移運幾至不免子獨憂勤念慮恃仗沈公盡心竭力圖之始克底績夫士君子興一利除一害於人尙有裨益矧南糧爲害匪輕一蠲除而澤綿千百世者我桂人其何以報沈公惟議勒遺愛乞一言以志不忘余曰里人均被公惠者何有一力於不肖茲爲鐫言志惠而石存與存我桂人其知思公之惠者哉然知其惠而未

得其心其知公者尙膚也蓋公滿腔惻隱兩間正氣凡罹
害無辜卽若痲瘵在身悉加注厝非獨私於一州一邑也
迺從而紀其略適新任父母郭左遷桂陽憂民深切慮事
久遠命匠勒石垂諸百世復錄民謠以永頌聲民謠曰思
沈公思沈公除却南糧大有功公會攬轡巡桂城桂城僻
在萬山中離城數十里始有一小江小江焉能通巨船况
有十八灘灘中多劔石水觸之則怒船觸之則裂國初以
來無南通良法美政不可越一旦漢川飛禍來闔郡皆
皆驚絕徵銀未了又南糧誰能剗肉以醫瘡校理全書平
賦役天留遷客在湖湘遷客素憐桂民苦同心共賴陸公
祖仍令桂民解德安南糧仍舊歸漢川議上院司皆報可
頓令老樗破愁顏直哉沈公何所私公心一點天鑒之何
天之力不可忘樵歌亦似咏甘棠左遷幸際郭循良新
變民慮更長勒碑垂百世賦役免更張

報恩寺碑文

明進士姚汝循永安人

州之西南有山巍然秀拔曰芙蓉山山麓有寺煥然莊嚴曰報恩寺其創建不知始於何代後山有廢塔半緜名曰大元想爲開山僧藏蛻處也然不可考矣故老相傳塔之始廢在祥符間則所從來亦云遠矣乃今所得名則云國初金碧峰禪師自北都海印來遊祝融嘗駐錫於此其僧道顯留而師事之後開古舍利佛所在旁近塔山則移徙道焉永樂十二年道成地不愛寶遂獲金鍾一箴進之於朝故勅賜金額寺僧因尊金碧師爲此山鼻祖按金碧峰乃十大高僧之一文皇帝常建寺於南都予得瞻禮其像蓋無髮而鬚鬚長尺餘自言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

直隸桂陽州志 卷三十九
是可以凡情私議者哉顧寺無碑以板載其事而郡乘亦不之采可慨也萬曆五年冬予左官來此甫數月蒙恩移守嘉定會僧鉉性以碑請予惟此寺以文字廢缺遂令往蹟湮翳莫遡所由今幸一二遺老猶能記其彷彿爲傳道之竊恐久之訛且併盡矣嗟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既慨前此之無碑以載其顛末獨不可載其顛末於碑以示將來乎第倥偬中不及參稽載籍特述所耳受爲存其槩如此若夫詳核是正傳信永久又俟後之博通君子焉

重建州堂碑文

國朝舉人

吳爲相 聖人

天子攝萬國不能家喻而戶曉也設守令分治之守令洵親民之吏哉而出治之所又吏與民相與親之地也布令敷教於是乎在科兩稅聽兩造於是乎在使棟橈榱折靡有寧宇何以听而臨夕而入肅觀瞻而成治道也哉桂陽郡於漢踞楚上游延袤百餘里轄三邑爲東粵門戶古名郡也昔之度土者城於大湊之麓治建厥中軒而敞深而明得繼離之義焉閱歲旣遠雨剝霜摧傾欹腐敗匪朝夕矣歲戊申三韓吳公奉

簡

命來守是邦慨然欲更新之時數易長吏民疲奔命公以清淨持之民獲休息焉己酉之冬始捐俸鳩工視農隙也州

民之力積若干而民不以為勞其良材堅斃之用凡若干而民不以為多壯偉閎耀而民不以為後蓋其清淨以養民之力於前捐貲以鼓民之力於後故不礬鼓而踴躍以赴其規度一仍舊制而堂若加崇而軒敞焉於以親民而布政觀瞻有不肅而治教有不成也哉夫一事之建必思安民非徒嘉美乎今兼以取法乎後也公之為是堂也養之於前復鼓之於後故成之不疾而速如此後之用民力者亦思所以養之鼓之歟故書於石以視來者其時勦厥事者州佐朱君王造州幕唐君明玉其勞均其績同也而里民之督率勤慎者亦與有功焉臚於末示勸也吳公詩

宗祀三賢人

漢順平侯趙將軍祠記

知州葉元祺

考夫崇德報功代有明文或隆於祀典或酬於閭闔此固禮之所不廢而人心之所不泯者也辛卯春余守漢寧祀武帝見廟之左側有題額曰趙將軍祠蓋即蜀漢之順平侯也余拜其像而不禁有感焉夫侯與武帝同事先王經營天下功績昭著聿恃忠誠濟於危險且其嚴重整肅有不為色動不為利誘者其功與德又豈在

武帝下哉迄今廟貌巍峩俎豆千秋雖窮鄉僻壤獨知有武帝而不知有侯者抑獨何歟今以侯祠側乎

武廟之右帝恐不安吾嘗閱州誌而知侯之收桂陽領羈攷功德及民彰彰可考及訪諸父老咸稱州城之西南不

數里有芙蓉嶺侯曾駐兵焉嗚乎侯之功德既在武帝伯
 季間則侯之食報亦宜與武帝並隆矣因議於嶺建祠焉
 州人欣然而庠生高義思亦樂捐山地以為祠基址爰集
 百金鳩工庀材不匝月而祠成祠分三楹上為堂下為門
 又前為臺自是精爽若接侯之為靈昭昭也凡歲為春秋
 兩祭祭用豕一羊一董其事者有首事劉生德彬等為之
 經理蓋官於斯者久暫無時求先哲訪遺事守土之責至
 於後先相望世守勿替又諸紳士之力也爰記其始末以
 勒諸石 乾隆辛卯歲記

重建州日公署碑文

國朝選貢 孫白儀 武進人

解署者居官之傳舍也若竟以傳舍日之修葺建造置之
 不問不惟無以肅觀瞻亦何以蔽風雨乎桂當吳逆蹂躪
 之餘居民四散城市寥寥所存者不過茅椽數百間甲子
 春余奉

簡命

簡命佐理是邦見頽垣敗瓦塞道橫街戚焉傷之及入署惟有

藤蘿蔓壁茅茨充庭而已雖有廳事一所棟撓椽折等於
 露處余芟草治事者久之父老急請修建余以凋殘之衆
 未能繕完家室何忍役民力以作土功是歲之冬乃節省
 俸入豎後堂三間右廂書房二間己巳豎抱廳一間頭門
 二間稍加恢擴一瓦一椽俱屬白辦不費民財不勞民力

而次第修舉非以侈觀瞻實以蔽風雨耳後之葺斯堂者
修葺補綴甚勿視為傳舍是則予之志也夫

五賢侯公思碑文

國朝舉人 吳為相 甲人

將為揚徽屹嶷綴辭端石遂為遺愛之所寓乎則治之門
以內外巋然而林立者皆是也然則峴山一片石非耶胡
為雪途人之涕也蓋碑者悲也小民之依良牧也猶嬰兒
之依慈母得之則樂失之則悲悲不可已而碑焉所以碑
乎悲也不可悲而碑之非悲也佞也然則桂無可碑乎曰
有碑奈何曰甘陵李公亨三韓張公士彪三原李公宏棧
膠西韓公魏綏德田公元愷也刺吾桂者接跡矣何獨碑
于五公

皇帝御極之二年湖湘南北猶阻聲教郝賊屠桂幾無噍
類一二孑遺復殍於饑綱弛紀廢強食弱肉四年季夏桂

始入版章時遺骸遍枕隍市甘陵李公始下車聚而瘞之
 立萬人塚澤先及枯矣尤嚴剽掠清刑政民始安衽席隆
 紳士而文教興嚴關節而冤抑理際草昧之初羽書日馳
 輓輸不遑給公當旁午尤注存撫字如時雨之振稿蹶然
 而興嗚呼彼縮符於昇平者猶浚吾生公撫我於擾攘間
 裨又曷可緩也越數年三韓張公以柳倅晉秩州守始至
 治如束濕吏民立冰上然潔已愛民有處默酌水厲清之
 操不數月天奪我公去民悲之童不謠吞不相嗟乎使三
 年報政而去民又將何以為情耶吾於公而益信桂民之
 易感也既而三原李公牧桂公慈如嫗介如石距兩造金
 柯桂管魏晉畏人知幅輿煦民愛之如腹我者桂之元
 宗自公而培其漢宣所謂安靜之吏惻惻無華日計不足
 月計有餘者耶既以倦勤辭秩歸子彥瑁擢進士官詞林
 仁者必有後於公不益驗之哉膠西韓公以永陽別駕繼
 公攝州事公恤民愛士峻法剔奸冷面熱腸競練互用步
 禱龍渡而旱魃避嚴緝蠹胥而狐鼠懾尤不以五日京兆
 易其心嗚呼吾見夫視篆者矣攫金白晝為傳舍也乎哉
 為奇貨也公之仁可思公之仁於視篆尤可思洎

李上之

五年綏德田公以松江丞遷州守公酌知劑仁斂威敷
 德殊績未易更僕撮其畦略大約煦如冬曝嚴若秋霜摘
 奸發伏則奈鑑溫犀也理煩治劇則駕輕就熟也清操則
 塵甌冰壺勁節則董項陶腰故未幾以大計謫定遠令桂

人至自滇者言公操愈厲秩愈卑而節愈峻俸愈約而德愈渥彼世之剝下以佞上者獵美宦也公獨損上以益下其齟齬也固宜之五公者已饑已溺可謂能悲民之悲也然或竄或謫卒未有崇晉顯秩者民又何能不悲公之悲乎惟其可悲故民之悲五公者如一人也時有遠近之不同悲之如一日也彼世之盜虛聲者勢挾利導嗾民以碑焉欲以誑後之耳目適以叢其指摘耳何如五公之不碑於門以內外而碑於民心者爲可恃乎然愛能存民之心而心不能永五公之愛吾師之嗜義尚俠者懼數公之遺愛不能長存於桂隰金而貞於珉以鉛槧之事屬相相不文不敢辭焉昔蔡邕云吾生平爲文惟郭有道一碑不愧若五公者豈徒不辱吾筆哉其直可與頌南一片石爭千古矣

桂陽州重修試院記

學使程恩澤歙縣人

桂陽州試院 國朝雍正十年朔乾隆四十八年修闕卅
餘載未修地寢下水寢暴土沮洳不勝載棟阿蒸出茵又
不勝瓴甃使不即治則積且墟矣州刺史陳君同治莅此
邦慨然思整懼無以飲也取諸民則懼民未孚倡而弗和
也政成五年民信其長乃攘臂以邪許倡民皆諾遂積朱
提二萬餘進鄉老約曰某宜培某宜闢某宜更怠者宜董
撓者宜懲我職之我暇輒且暮省支度出入雖纖毫若職
之毋以闕鳩者庇者咸奮若營已室增土至半丈柴椽皆
良材先廊舍次堂廡次簾个庖溷房其外陳以直中門令
士魚貫入且避雨經始道光七年夏五其年冬考室刺史

嘆曰是剏也奚爲修彼昔之剏何異積且墟耶今剏不告
後後何以繼踰年夏余按試斯乞文紀厥事某惟宙合之
竒不於人即於物桂寶區也五金丹砂皆族故物羸而人
絀今寶且衰而蜿蟺鬱勃之氣猶是豈別有所洩耶抑人
將羸而寶將絀耶桂又瘠區也不足於穀乃羸於寶故可
支今寶且賊民穀益不足然邦君攘臂以邪許倡不旬日
而朱提累萬俱集不數月而工以歲夫求試而利祿青衿
員領事也自把耰鋤逐什一者視之弗急也咸奮若是意
者人皆知重儒不恡竭其貲以爲重儒地而儒者亦從容
受厥福歟夫人不愛寶則寶之數絀人重儒則儒之數羸
天相人則磊落竒偉之儒生人順天則磊落竒偉之寶棄
使儒者徒受厥福而不自淑其身厲其學則不惟悖天兼
悖人多士勉乎哉異日名山尊大儒明廷尊大臣所謂萃
五金丹砂之氣而英英以寶見重者將必有其人矣然非
邦君信於民重厥儒則倡無以應非把耰鋤逐什一者皆
知棄寶而重儒則無以答邦君之倡蓋重儒之一念上下
相應所關甚鉅若廊舍寬則士舒堂廡寬則校士者舒去
風雨之患腫蓋之疾猶其末焉者也故紀其犖犖大者

重修試院記

州守 陳同治

桐鄉人

試院之修迄今歷九十五年地瀕水歲久傾圮蒞任之五年衆紳以重修請余曰前者倡斯民嘗一修文昌宮矣一修城隍廟矣一修街道矣工費繁興利民之舉保毋爲累民之端乎衆曰不然吾君之來試士者再包苴路清人奮於學修建之志蓄之者久特待吾君而發耳茲役之興是以吾民累官非累民也且地下濕少遼緩之修建愈難余嘉其志爰力艱鉅悉心籌畫合一州三縣之捐輸共得二萬餘緡支用之出入總其臧於衿士中老成練達之人而余唯是剴切曉諭以爲之倡往號舍三十楹增之合前六十楹迺堂簷者數尺左右相間密近於前便耳目也門左

右建兩棚二休息有所人得鱗次受卷息擁擠肅場規也門左官舍數間以其餘財斥其左大之得若干楹且以信宿官之道是州者地基增前五尺有餘始事七年五月成之者次年三月也其他規模俱擴於舊余曰果哉抑尤有說焉前日之修豈無所以爲疏通水道之計者乎不數十年而椽柱瓦甃隳壞朽析於水激潮濕之餘適於用者不及什之一是故事創於始難從後持之尤難春夏垣溝沙隨水下歲疏月濬則費約工省一歲積再歲淤數歲之間浸及堂宇則今之增培基址疏濬旁溝猶弗增也猶弗疏也創始者以爲姑盡吾之所爲餘以付之來者固非造事之哲而後之人於前人美意所存力所可致之處膜外憇置抑非所以終前人締造之艱也以遠之計余既與諸人圖其始矣保前之拮据以善持其後是又有望於諸紳之始終樂善不輟者

城隍廟重修碑記

州守 陳同治 桐鄉人

道光三年八月余蒞任桂陽其明年秋鄉賢士以重修城隍廟請余應之曰修廟盛舉也集費難事也余固不可因所難而阻為善之機又烏肯以事神竭愚夫婦衣食之本果能取資殷實集腋眾善經費出納一歸大公毋徇毋糜毋奢毋陋是在諸君耳諸紳士唯唯退各親持簿冊竭力勸募先部署所費若干緡然後齋志精慮以經營之飭材也鳩工也板築也塗茨也勸藻也各踴躍如趨父兄事迄今年冬月草創成自大門至後寢凡十棟上宏飛棟下規碱齒倒景如式反宇盡緻堂皇恬肅煥焉輪焉諸紳士請予行落成禮併乞文以壽諸石冀垂不朽予入廟瞻謁畢

因俯視前庶泐石累累何以盡人不相顧惜磨滅拋棄將至殆盡而荒崖斷澗間或有一金一石既剝風雨復遭兵燹殘缺模糊似無足惜苟有可存靡不梯綆以求珍如拱璧之二者可以深長思矣且神何所憑憑之於民之心今果能事事盡如民心老養少育各得其所無天札陽雨之患有和親康樂之風熙熙攘攘一歸醇朴庶使民俗一變民善一遷未始非諸紳士導之機也至於一切經費工程修建歲月各姓捐資名數併附書於碑末

重葺城隍廟旁楹大士殿記

州守 陳同治 桐

夫事有不必創舉而必當修廢者如此役是也此楹三間在城隍廟寢宮之東偏前諸善士於此敬奉三寶爲州人士結善緣福慧歷有年所後浸荒頽今歲仲春諸司事因重修城隍廟工程將次告成余率司事者瞻眎殿宇堂堦彌覺宏敞至東偏破屋三楹不蔽風雨莊嚴顛頽龍象倒置伏思靈臺方寸佛之體也琳宮珠宇佛之用也於無佛處求佛是非善知識者不能下此可以離求乎余是以急捐資鼎新之而識其日月於殿壁

修砌州城疏通溝水記

州守 陳同治

桐鄉人

古者徒杠輿梁王政之所不廢溝瀆道路月令之所必詳障塞利行人也州城內外爲往來通衢每當暴雨奔騰溝水淤阻街道輒多漫溢深厲淺揭涉者病焉是亦守土者之所目擊而心惻也爰分廉俸集諸紳士而倡修之道路則畚築加高溝渠則疏通無滯自北門迤至南門計若干丈自西門至州署前計若干丈四面環帶一律改觀行者居者靡不稱便記所謂水歸其壑易所謂履道坦坦豈非一舉而兩得哉是役也經始於丙戌之春不數月而工竣豈非小補也因樂得而爲之記並勒其姓名于左

嘉邑重修文廟碑記

嘉禾教諭 李光甲 湘潭人

古者辟雍之制隆於明堂天子於是乎講學我

國家誕敷文德薄海嚮風園橋觀聽為天下先故自國都以

至郡邑莫不有學膺斯職者簡一邑之俊秀而教之一堂

之上日雍雍乎博帶峩冠揖讓於車服禮器之側顧漠然

賄其堂廡之頽頽門牆之剝蝕而不為之理非所以為教

也嘉邑舊學建於縣城北隅而堂廡湫隘乾隆丁巳李君

遠來總邑教偕邑弟子員謀之邑侯任公卜厥吉而遷之

得地於城之東復捐廉俸為之倡而邑人胡文鍾毅然出

若干緡並城鄉有力之家同力樂輸而屬李生廷相胡生

紹唐李生道忠雷生震乾李生道惠周生學優董其事由

是庀材構治自大成殿五代封祠以及兩廡名宦齋房戟門高闕俎豆宮懸之屬皆以次舉計告成之日於茲二十有五年矣壬午春余忝任教職不時趨蹌殿庀見夫規制宏偉思得其始末而碑記不傳進諸生中老成而問之因具述遷建由來及當時諸人各勤績余乃嘆前人之善承德教而能急所當務也惟是歷年綿邈丹漆台城門牆之屬間就陵替歲秋邑侯溫當城務倥傯猶以

文廟爲首重復倡修葺之舉而以李生敷榮李生柱李生峽李生賢樹李生廷柱李生騰芳相其勤繚以屏垣甃以貞石並學舍門牆葺而新之工既竣邑侯謂余曰前事不心後事之也也是宮舊地氏張頌前人營度土木於高爽

桂陽州學記

明 桑 悅

竊惟古之爲士也實今之爲士也虛士果有古今之異哉三代時養士於學校誨導有法約之義理之途以成中和之德而又令其游心於藝窮古今之變達天人之蘊凡有益於經世者本末交修人皆務實由是用之於朝廷用之於天下斯獲真儒之效驗世得數人萬世仰慕必曰某代多賢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後世以空言取士樹的甚邇士生其間惟四子一經是漁是蠹甚至章句初通而掄元奪魁自誇唾手而得非有益世豪傑不能自拔流俗以成德業殊可歎也夫人之寒也一裘禦之則煖饑也一食茹之則飽天下之大數人進而加重數人退而不

加輕焉能為進焉能為退果能關係國體否耶雖然諸士
誦法聖賢苟能以遠大自期於日用之間靜必師山嶽動
必師江河視必參天宿言必合天籟洞其中扇使涵太極
用世接物準以西銘以是存心吾知周旋殿廡之間觀吾
夫子端坐於上羣賢列坐於下則所以尊聞行知者自不
容已而凡所讀之書又豈第為紙上之陳言而已哉

金粟園記

國朝進士 盧世昌 里人

蓉城北郭里許嶺名桐木劉君允恭之別業也其間雜植
蒼翳無所為桐者豈昔有而今無歟何名實之不符也嶺
自西南迤邐東北雙出若兩股然支條相向若犬牙然中
穿一線流溪依山屈曲天矯若游龍然水盡處翠微遠映
若橫黛然風景幽異遊人至此咸存別有天地之想而劉
君之園適當斯嶺之半園長百二十步廣六十步四圍竹
樹叢密其蒼者柏榲蠹者椴栴與夫栩杼楮橫之類或近
或遠或密或疎高出籬落之上遙望若城闕之有雉堞然
園中初無異卉奇葩桑槐薇荊桃梅柳杏及四時草木之
花參差間出獨木犀一種或叢生或散植或合抱或拱把

花時掩映撲人眉宇碧玉堂前金粟開其是之謂歟結廬
其中前曰芬來閣進則臥濤軒軒後喬松二株翠蓋凌霄
天風過處其聲洶洶聒人耳畔臥濤紀實也左右兩廡或
置管寧藤床或置稽康鍛竈其休息饒有餘適當門則開
鑑為池約闊十丈水清可數毛髮每當圓月照於水底若
滄海遺珠遊魚驚避焉自閣中眺之池形半月而圓月亦
與之俱半故名曰半月池會稽天依半月泉恐不是過也
至風送花香烟飛嵐色鳥鳴雀語聽之忘倦此又園中無
定之景恣遊人領會不盡也余獨竊有疑焉者劉君此園
以入耳之幽宜以松名以遇日之幻宜以池名而必以人
人所得而有之金粟名者始取其多歟抑別有所見歟嘗
聞劉君之言曰結廬於郊遠塵塗習幽靜為課子孫計非
徒玩物適情已也可知劉君名園之意其為貽謀計深遠
矣邇日種分蟾窟他時香散天衢所謂八柱五枝者可不
為靈椿一老操左券乎斯園雖小即以之作金谷平泉觀
也亦無不可

濂溪祠碑記

劉德源 里人

自堯舜後千數百年藉孔子而道始傳孔子後亦千數百年得夫子而統乃繼儒生之尊崇當何如誠切者顧吾郡孔廟則今昔無殊而

夫子祠自元泰定後遂廢夫敬孔子自宜敬夫子不敬夫子又烏能敬孔子母惑乎景仰未至而人文莫振也方今

聖天子重道崇儒凡昌明正學輔翼至教者咸列在祀典其於

夫子則尤隆以故率土欽承而祠堂徧宇內焉吾郡讀其書佩其教而又密邇營道近沐光霽以廢於前者遂弗創於後母乃飲水不思其源數典而忘其祖乎乾隆丙午歲都人士募金構造乃平基址豎梁柱建門樓歲歉中止越

二年戊申冬材木將盡因與諸君子議踵成之捐者復踴躍爰以十一月廿日起工匝月而正寢成時任其事者則郭公燧劉公盛朝鄧公希蓉族兄燦予亦謬廁其間迨次年三月告竣軒昂宏敞煥然一新雖制度較

孔廟稍遜而所以尊崇之心則一也安座之日學師偕諸同志鼓樂設釋奠之禮而又以所餘置田爲久遠計是舉也祀事秩焉懿典修焉上以體

聖天子重道崇儒之意下以申多士景仰向慕之忱至人文之振則在志道者讀遺書而奮發將見處則爲理學出則爲名臣斯尊崇倍至而有合於建祠之本也夫謹糸以頌曰於維

天子誕降自天斯文未墜道脈獨肩生知是擅靡由師傳豈伊無師所師既往希聖希天東魯是仰啟蒙振愚木鐸嗣響圖書昭垂日晶月朗手授二程兩丈特親曰道與德曰義與仁醇儒真士咸肅焉遵爲星宿海爲崑崙岑高不可攀深不可尋儀型邈矣瞻仰無因敬建斯祠夙夜展誠勸我

盛世繼緒有人

乾隆己酉夏記

繼述齋碑記

州訓導李大特並江

乾隆辛卯余奉

簡命司鐸桂陽下車知吾宗爲郡名族一日繡麓甫來謁見其
言論丰裁迥異庸流心特契之旣與談及先世自我邠侯
公下有以文章顯者有以治績著者有以孝義節烈升聞
者余固識其淵源之有自矣歲乙未偶因公登尋樂堂喜
其山環水繞爲紙細留之不忍去明日偕諸友遊半畝園
是其先祖文明老先生書室舊址也詩以誌勝繼登天源
過鋤雲嘗二泉翫龍岩潮水曰將晡乃憇繼述齋其子姪
之潛養於斯者以次出謁皆春容大雅有古儒風余爲之
鼓掌笑曰繼述之額義在斯乎繡麓曰否否因脩陳斯齋

所自起題額之由來乃知逮造書屋太翁之志而伯兄繼之仲兄成之今繡君復設田爲子孫讀書膏火囑余言以勸諸石噫嘻如是以言繼述豈不與魏氏之笏相去萬萬也哉昔韓魏公結茅黃州文定公買地衡岳猶不過深柳讀書以博一時吟風弄月之趣若劉氏之墨庄丁氏之雲圃綿書香于奕禩斯誠卓卓千古夫以吾宗孚翁太先生與四丈夫子相繼爲湘南名下士而繡君竹林焜燿仕版寧謂非善繼述者茲復留心學校加意培植行見孚尹旁達之器璀璨玲瓏陳瑚璉于清廟干霄拂漢之英葱蘢蒼醫作棟樑于明堂鵠峙鴻騫聯翩繼起吉甫之後更有德裕我先人焉能專美于前哉抑問之昔賈至潛內禪冊御書繼美以賜此繼之榮者謝車騎有才名其孫靈運深爲器重後康樂作述祖德詩此述之賢者竊謂賢與榮主斯齋者兼有之將來地以人傳與雲圃墨庄並播千古吾宗之幸亦佳郡之幸是爲記

說

謁孟母廟說

方伯 陳尙伊 里人

隆慶二季夏予奉天子命之官永豐過鄒縣乃孟子故里也城南有斷機堂有三遷坊坊之左有亞聖廟遮廟皆古栢約千餘株廟貌之崇輝映雲漢因停驂恭謁焉廟左為孟母祠祠之中有孟子小像跪於母像之側蓋石刻之者時有一老人從旁指之曰此孟子生前所自刻者也相傳葬母時不忍與母離故自刻此像藏於墓側久矣後修墓者得之乃移置於此予嘆曰此見孟子敬承母訓之心不以存亡易非徒刻石以殉之也其斯以為聖賢之孝乎考之孔門惟參閔以純孝稱今據孟子之遺像觀之真若母

方斷機兢兢然跪承慈訓而不敢違其孝豈由參閔下哉
予因之惻然有感焉不肖每念母氏聰淑幼聞孝義父尹
濬澄訓諸子讀孝經小學輒點識成誦予方孩提時母常
語人曰吾兒異日成立卽嚮產以教之惜乎予年纔四歲
母已賁恨而逝矣痛哉吾母雖不敢方孟母之賢然教子
之心無古今一也獨恨葬母時幼未能竭力深愧古人今
叨登一第拜一官而九原不可復作矣烏鳥之私未伸風
木之恨徒切豈非天地間一大罪人哉今當初仕固不敢
違萌俎豆之念以負清朝然鵬搏九萬倦則知還異時歸
去當首結一廬於母墓之前仍以石自刻小像置之廬中
遶廬多置松竹不時遊自忘其間以示一學長而不敢忘母

奉佛者小百夷風俗頗同蒲人青紅布裹頭頂以青綠小
珠貫而繫之多者爲貴無則賤也下穿花裙身掛花套衣
膝下繫黑漆藤數遭婦人結髻於腦後頂帶青綠珠以花
布圍腰爲裙上懸海肌帶數十圍以娑羅布繫肩上爲盛
服跣足而行涉登山其疾如飛阿昌雲南誌作萼昌者非
男子衣帽類百夷但不髡首黥足及語言爲異婦人以花
布繫腰爲裙腰裏青花行纏餘如蒲人婦哈刺男女色如
黑漆男子以花布爲套衣亦有爲百夷粧飾者婦人類阿
昌以紅黑藤繫腰數十圍古刺男女色黑尤甚男子衣服
粧飾類哈刺以白布爲套衣婦人如羅羅之狀漂人男子
衣服皆類百夷婦人以白布裹頭衣短衫露其腹以紅藤

纏之娑羅布爲裙兩接上短下長男女同耕緬人色異類
哈刺男子以白布裹頭衣白布大袖衫腰繫以白布爲絞
貴者布長二丈賤者不盈丈婦人類阿昌蒲人阿昌哈刺杜怒人皆
也哈社頗類刺怒人稍類阿昌蒲人阿昌哈刺杜怒人皆
歸山巔種苦蕎爲食餘則居平地或水邊而言語皆不通
又有結砦者以象牙爲大環從耳尖穿至頰以紅花布一
尺許裹頭而帶垂於腦後衣半身衫而袒其右肩婦人則
未詳也居憂璃境上諸夷風俗雖異然習百夷所爲者多
夷人無陰陽醫卜僧道之類事無大小皆以雞骨占吉凶
無推日月星辰纏次之書不知四時節序惟望月之出沒
以測時候人病則命師巫於路傍祭鬼地多平川土沃人

俗有巨者戶有千百計然民不勤於務水不用牛耕惟
婦人用鐮鋤之故不能盡地利春夏多雨秋冬多晴夏濕
熱尤甚冬日常如中國仲冬晝暖夜稍寒素無霜雪春秋
間瘴居多入病單熱者必至不起若寒熱交作如瘧可愈
草小禽獸皆有異者有草小穗而實地方二三尺許穗曰
結爲一聚柴之須與至身有此草處烟瘴俱多路傍大木
多二幹並生高三五丈許結成連理雞鳴無時自也深鳴
至徹曉牝雞亦然魚有鮎魚頭而鯉魚身者羊有綿羊頭
而山羊身者牛有黃牛頭而水牛身者又有牛峰如駝者
市有熱池一畝許水沸如湯人不敢近饑者多以生肉投
池煮而食之物之珍者犀象孔雀鱗蛇雲母琥珀皆產其

屬境自金齒過蒲漂將至怒江有屋床山乃雲南界限也
高山狹菁地險馬不可並行過山三五里許即怒江渡河
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十里上高良弓山即今之通衢也
高良弓山路亦頗險上二十餘里下一陡澗復上三十餘
里至山巔夷人立柵爲營過此皆復下四十里許平地即養
列驛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隘處矣一路從怒江西
上二日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白崖過
景東從木通甸至灣甸渡河入茫施約十日程到麓川自
怒江上流蒙來至景東沿河小渡數十處皆可入境也

百夷紀略

明進士 李思聰 里人

百夷即麓川也地在雲南之西南東接景東府東南接車
里南至八百媳婦西南至緬國西連曼瓏西北連西天古
刺北接西蕃東接永昌其種類有大百夷小百夷又有蒲
人阿昌漂人古刺哈刺緬人結些哈杜怒人等名以其諸
夷雜處故曰百夷今作百或作𤙖皆非也自漢以來於我
中國或服或叛皆有土豪主之不相統攝元祖自西番入
大理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二十六路四十八甸皆
設立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總之事有所督則委
官以往各甸冬去春回至正戊子麓川路土官思可發數
有事於鄰境諸路以狀聞乃命荅失把都魯爲帥討之不

克而旋遂乘勝并吞諸路而有之乃罷士官各旬賞有功者然繼再舉伐之於是遣其子滿散入朝以輸情款遂寢而不問雖納貢賦奉正朔而服飾器用之類皆踰制度元不能制百夷之強始於斯可發卒子昭併發代爲宣撫八年傳其子臺扁一年昭併發之弟昭肖發殺臺扁而自立踰年而盜殺之其弟思瓦發代壬戌冬其部屬荅魯方刁思郎刁發卽等殺思瓦發而立其姪卽滿散之子今思倫發也洪武辛酉天兵南下猶負固未服總兵官西平侯沐英遣部校郭均美往復招徠於是不煩兵而納款內附朝廷推懷柔之恩乃授思倫發爲麓川平緬等處軍民宣慰使司洪武丙寅復寇景東明年在屬刁思郎復犯定邊縣

修造儒學記

明尚書 劉堯誨 里人

備學教諭羅尙簡司訓徐夢麟一日率其同學生徒來再拜授堯誨以簡曰是所錄金縣尹元修造學宮事請論次之而勒之石按金尹以萬歷二年來知臨武事明年修儒學大堂又明年修先師廟作櫺星門鑿外泮池而堤南故有屏外通道循泮而北立騰蛟起鳳二綽楔東西向增建齋舍設兩翼門於左右齋廡門亦東西向改立儒學門南向先是啓聖名宦鄉賢三祠在學之堂左敬一碑亭在堂下乃升碑於學宮左隙地仍覆以亭徙建三祠而右之以其地構官廡二蓋三年而後訖工也噫盛哉非良有司不能辦此余住職風紀得觀今之爲令者至於能守曰

我能是卽他有不稱竊自恕而人亦不爾苛也乃更於庶
徵無後則最之矣語以興學勸業崇祀廣教則曰諾其實
無意舉也以爲不適用且無當於殿最嗚呼世道之不古
若爲可歎矣金侯以西粵名士起家尹我邑邑故鄰東粵
峒人貪禍我邑連不戒於兵燹故郊關闔閭及垣堞樓櫓
壇廟廡舍諸凡缺落侯來百政具舉而尤急學校此其意
亦欲進於古耳邑舊俗近野人多負氣而少文乃今無論
膠庠雅飭卽里巷亦稍稍賁飾可觀操觚濡翰之士得詣
公車而對大廷者不乏人豈非其明驗耶雖然學豈止士
而已也語有之文武不備良民懼國家建學養士二百年
內之陳謨論說外奉節鉞領封疆之密諸隨牒受直者雖

桂水攷說

何文熙

桂陽何以桂水名又何以湟水稱桂水有三廣輿記郴州
云桂水在郴州城西南柳水在郴州城東一名柳江按今
郴城西南水出於靜室庵之山谷東流經郴城南門外入
柳水北流合湘水而入洞庭此其一也此在桂陽郡東未
可以陽稱郡也桂江在廣西梧州府城北舊名鯉江又其
一也然不與我郡相接說文云出桂陽縣盧聚山涯浦關
爲桂水廣輿記桂水在韶州府城西北愚按今在州治南
九十里水東下經韶州府南入海是也此又其一也山以
北爲陰水以北爲陽當日立郡稱桂陽者宜以此水也今
州治北三十里廣一鄉在宋名桂水鄉見南宋寧宗庚辰

歲軍學諭李夢炳遺碑在今政明邱宅外其地無通舟之水乃斗下渡河爲舜春二水相合下流與政明地相近想前人借桂陽郡之名以名此水故鄉坊以此水得名杜甫舟中夜望懷盧十四侍御弟詩云朔風吹桂水是此又其一也然今日凡水在斯境之內者皆以桂水稱由大灘下流焦陽河合瀟水入湘滙洞庭此桂陽以桂水爲名之義也至如湟水有二其一在今陝西臨洮府蘭州一名金城河洪武正韻曰湟水出金城一名樂都水此湟水在北方者也其一在今廣東連州陽山縣我桂陽州嘉靖舊志載湟水在州治南十里悞矣後萬歷修志改爲七十里指桂水爲湟水亦非也廣輿記湟谿關在陽山縣乃秦時所置陽山縣有陽山關昔趙佗拒漢兵於此漢使路博德將兵下湟水以伐南粵則湟水在連州北門外會連州河轉城西南下陽山縣過廣城而南入海連州距州三百里漢初立此郡隸爲境內故借以稱桂治此湟水在南方者也然在先朝已久裁屬東粵豈尙可借以稱桂土乎奈何廣輿記以此湟水載入隸衡之桂陽不察考古志載桂陽是指今連州以爲記廣輿錯入桂陽屬無怪閱記立言者亦悞借以稱桂土也此桂陽以湟水爲稱之義也

按州志漢初立桂陽郡南踰連韶之比北距衡嶽之麓西寧遠東郴屬皆其所轄而桂嶺湟水皆在於境內不遠桂嶺在今臨武縣北與桂水相去無幾桂水則在州

東南之隅境南過東粵會他水而入海山以北爲陰水
以北爲陽故舊志謂桂陽以桂水立名而後志刪之吾
恐愈久而愈失其義故明辨於此然前戰國時游騰爲
公仲畫策曰請中封以桂陽爲小令尹地則桂陽之名
已久而漢特因之耳

戒溺女子說

國朝州牧

田元澄

陝西人

上帝好生聖人則之是以禮經云不殺胎不歿夭夫孩蟲
不殺况人之子女乎戕賊至此忍心悖理不可言矣稽古
顯報彰彰石揆連殺二子嗣卽一產四男楚痛不堪母子
俱斃赫連傑之妻行多慘刻每勒令僕婦淹殺子女一日
見小兒十數或形骸俱備者或肢體未全者羣爭噬其膚
喊叫數日而死談訓之妻穎娘怨已多子用藥墮胎數次
遂血崩不止謂其夫曰兒女纏繞不去奈何言訖而絕王
堯臣之處女患鬼胎不下設醮懇禱是夕家人作神言曰
此女前身貨賣毒藥爲人打胎上帝震怒腹中蛇相已具
不日化爲蛇矣禱無益如此慘報不一而足不能悉述約

正德縣志卷之九
舉一二以示警凡吾父老宜各勸諭之

韓張亭記

明尚書 劉堯誨 里人

韓張亭爲臨武舊令張公署及陽山令韓公愈構也二公
在唐德宗朝俱歷官監察御史因早上封事語侵執政者
惡之被謫出爲縣令南方二公舊同官且同志其言事也
同而左遷之地同於一隅方其出都門偕作而南也指朱
明於五千里之外念江嶺之氛祲雖二公毅然自任素不
作兒子態而迴望春明登陟畏途一時感慨宜亦無不同
也陽山道出武邑張公之任韓公與俱瀕死投荒得遂官
於韓亦望陽山於境上矣且將爲三秋之別則於故舊林
里之同情有所不能遽然者而况患難與同爲道義莫逆
者乎茲執袂留連登高選勝於以抒戀闕之懷寄關河之

然則溪山明秀如官山者宜爲二公之所也二公當日振
衣濯足酌酒賦詩豈惟士民記之往來傳之雖山靈亦旁
視而記之也後人旣以二公名其山又因山以建亭亭久
而敝壞而更爲至再至三由唐至宋而及於今未已也二
公何所期於千百世之人而要之固耶按唐書二公以貞
元十九年冬去國又明年春順宗卽位大赦遷謫人而追
之還韓公出陽山與張公俱歿命於柳下是年憲宗卽位
二公乃量移江陵張公功曹韓公法曹如此者又幾一年
而張公始以憲管表奏去江陵與韓公別以後張公入內
韓卽外補韓得內張又改外疑若參商然則二公生平相
與旅遊最久且親泊者惟柳地以魚見招邀月相屬柳爲

山水奧區泊沙倚石於二公必有合也乃今柳地不爲二
公亭豈非以張公父母我土遺愛之深因以波及韓公彼
爲遷客柳下者殊矣在江陵則固同有事於境內也二公
理政之暇出遊憶昨尙有誇於蓋底之深筆鋒之勁則興
亦不減於柳也而習池宋宅勝概所存雖爲二公標一亭
於上以爲荆志亦無不可豈以曹官縣主所德於民自有
淺深久近耶載觀二公在縣齋時情況頗不巽然踐蛇如
蠱畏螫苦炎鳥音懷我而煩其鉤輶海氣舒空而惡其腥
臊羣飛得所而厭其蟲蟲雷電常威而詫其光怪雖再期
界上枕石欹眠然徵寅憑禱情亦急矣一出柳口便以生
還自慶乃今咏張公終日思歸之句則二公之於我豈進

恐去之不速豈知千載下尙爲斯民留而永其跡耶官山之麓武溪之湄蘋蘩蒹藻今昔所同也於以羞二公而爲歲事其亦歆而嘗之耶曲檻華軒水行之區其亦俯而臨之耶或曰二公懷國之思與憂民之政并存故一時情景所遭因以攄發其所爲播遷者若大不然乃於其一實無不安也張公雖終日思歸亦豈能遽舍民哉且公忠愛見於憂旱陳言者俱見怛切則所以于民者可知之日斯士民遮道攀泣恐韓公亦當爲之遲遲也然則公所感召於千百世之後者有道哉在矣吾固知其當能並臨我亭而歆我祀事也考舊亭在官山嶺繼遷於今山俱地歆隘今且就傾圮我邑邑侯公乃追先賢闢二公之

風而以其恍惚與交者屢矣邇因廟學考成徒步官山撫然於名勝之及湮也乃收卜山麓之吉特爲二公續舊亭經度甫三月而突然在望鳩工市材取諸節冗民不知役

重修瀨溪先生祠記

明尚書 劉堯誨 里人

先生在宋康定間以洪州分寧簿被臺檄來攝瀨溪鎮市
故袁人世祀先生祠在瀨溪道旁襍於闐闐間而垣堵不
備地且湫隘又當江楚孔道也驛吏往往因之以館上官
使客其或盡室行者則假寢處焉殊不稱尊妥萬歷丁丑
春予自閩罷歸而道於袁驛吏具午殮祠中往謁先生遺
像則若厭苦此爲默有所屬者嘆曰予力不能爲先生更
諸爽塏而衛以垣堵也且終不忍以先生遺像而代館人
惡囂家居數月有命撫江西再過先生祠竊自許事下袁
州守鄭惇典議徙建乃卜地得瀨溪市北曰聖岡山麓改
土人周氏廢宅也報可將擇日舉事予出公帑贖錢若干

余來佐費屬同知陶之肖崑董其事自戊寅夏五月至冬十一月而祠成適兩廣今命下明年己卯春正月予得代過袁渡廬溪敬謁先生祠命有司具牲帛而告落成於先生時在同有事者則按察司副使吳從憲袁州府知府鄭惇典同知陶之肖萍鄉縣知縣常自新暨學官諸弟子員若干人祭畢而飲落於寢懽甚按先生以宋淳祐元年詔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廷迄今廟堂遍宇內而宦遊如楚蜀江粵每專祠祀之蓋地以先生重而後人不能忘如是夫定崇尚以表俗顯聖哲以章志而祀事秩焉懿典修焉良二千石所由以導民率屬而能其官固非所以爲先生重而予因是藉手報先生此白爲職亦豈能重先生耶乃先生之學載在圖書者夫固人人言之也而得於言外者固難自手圖授二程造詣各從所契在傳而南而又遠也然尊先生者無賢愚而皆屬之孟軻之後予亦楚人也後先生五百餘年往習靜山中從山人究反終之旨而觀於無極謬謂得見先生竊意先生逝矣其必有不與之俱逝者故像而祠之期尸祝於世世將使求見先生豈與彼桑庚楚同慮耶

愧軒記

明史部 顧憲成

昔柳子厚落職永州其所為文辭往往有無聊之色至於蘇子瞻又何超然自得也其詩曰日啖荔枝三百箇不妨長作嶺南人可謂知所處矣予竊謂順逆時也窮通命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何則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臣不得於君子不得於親所宜日夜警省引愆補過兢惕以將之誠懇以格之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以俟之蓋憂近歡樂近盈柳既失矣蘇亦未為得也雖然是二子者固自有說焉子厚倜儻負奇氣有經世才一旦遽遭擯棄將何以堪子瞻高曠拔俗不能下人人以故爭疾而中之若是者曾不啻浮雲之過太虛而何足以介於意然則子

厚之憂子瞻之樂並自不苟耳且非特此也子厚誠不勝
無聊卒能發憤淬礪與韓昌黎並驅則亦可以洗滌風垢
消其窮愁子瞻豈不誠超然哉而忠君愛國出自天性故
坐黷直數譴呵倖讒邪得氣重貽主德之累則懇惻殆有
甚焉此又以知子厚之憂未嘗無樂子瞻之樂未嘗無憂
非恒情可得而測也予何敢謬附於憂與樂之間惟自履
任以來日監司而下率皆優容之其州之耆老子弟顧以
爲父母我也一切供事惟謹而予靡毫髮報塞者諸士有
所揚推大都不離於訓誥非能益之也歸而求之六尺之
軀猶然故吾又靡毫髮表樹怠其職而豐其享據其名而
隳其實惟深自慚愧而已予考州乘莊公定山亦嘗謫於
此蓋有功德至今人能道之右焦泌陽位雖貴莫之問也
得失之監昭然予將奚居哉嗟乎柳氏文而亡也蘇氏未
離乎文也莊氏離乎文矣嗚呼一出尚不免於忌嫉况其
下焉者哉甚矣出處之難也予至桂城無所居假館於藩
大夫之公署晨起無事坐中軒攤書以閱之輒復內念仰
而無以對於先哲也俯而無以對於州之耆老子弟也因
額之曰愧軒而爲之記欲令天下後世共知予過云爾